



世界经典名著

# 双雄记

(下)

〔法〕大仲马 著

杨娜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富歇公民的报告 .....	员
第二十二章	勒盖尔诺磨坊主的儿子 .....	员
第二十三章	白和蓝 .....	员
第二十四章	同等报复的刑罚 .....	员
第二十五章	乔治·卡杜达尔的外交 .....	员
第二十六章	提亲 .....	员
第二十七章	大使 .....	员
第二十八章	两个信号 .....	员
第二十九章	赛泽利阿山洞 .....	员
第三十章	扑空 .....	员
第三十一章	驿站客店 .....	员
第三十二章	尚贝里的邮车 .....	员
第三十三章	格兰维尔勋爵的复信 .....	员
第三十四章	跟踪者 .....	员
第三十五章	灵感 .....	员
第三十六章	一次侦察 .....	员
第三十七章	摩冈的预感变成现实 .....	员
第三十八章	罗朗的报复 .....	员
第三十九章	卡杜达尔在杜伊勒利宫 .....	员
第四十章	荣与辱 .....	员
第四十一章	判决 .....	员
第四十二章	阿梅莉遵守诺言 .....	员

第四十三章	忏悔 .....	圆元
第四十四章	命运 .....	圆源

## 第二十一章 富歇公民的报告

次日上午的十一点钟，德·蒙特凡尔夫人走进大使客店的大厅，向四周粗略地打量了一下。她突然发现在那里等着她的，不是她的儿子罗朗，而是另外一个陌生人。这不禁让她觉得十分吃惊。

陌生人向她打了个招呼。

“请问，您是已故的德·蒙特凡尔将军的夫人吗？”他说到。

“没错，先生。”德·蒙特凡尔夫人不无惊奇地说，用惊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那个人。

“请问尊敬的夫人，您是在等您儿子吗？”

“对，先生。只是我不懂，为什么他没等我……”

“夫人，您应该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却在第一执政嘛，”陌生人笑着对她说，“因为第一执政派您的儿子办事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所以他派我来接您。”

“哦，原来如此。”听完后，德·蒙特凡尔夫人向那人弯了弯腰，说道，“那么，先生，请问阁下是……”

“我是第一执政的首席秘书，福弗莱·德·布利埃纳，夫人。”陌生人说道。

“能否劳烦阁下代我向第一执政表示感谢，”德·蒙特凡尔夫人说，“并请您费心转达我的歉意。不能当面致谢，实在抱歉。”

“当面感谢他，也不难。”那个人笑着说。

“能吗？”德·蒙特凡尔夫人满脸惊讶地说。



“第一执政让我把您带到卢森堡宫去，就是这样。”那个人依然满脸笑容却又十分恭敬地说道。

“我吗？”德·蒙特凡尔夫人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您，还有您的儿子。我将负责带路。”

“哦，天哪！我将要看到波拿巴将军啦！妈妈，我们要和波拿巴将军见面啦！”小爱德华高兴地说道，“我是多么地幸福啊！”

他喜出望外，高兴得不住地拍手跳跃。

“哎，爱德华！你安静一些！”德·蒙特凡尔夫人冲他说道，试图让他平静一会儿。然后，她转向那个人，脸上带着很歉疚的表情对他说道：“请您多原谅，先生，他的表现就像是汝拉山区的一个不懂事孩子。”

布利埃纳很友善地说：“您好！我和您哥哥很要好，我拥抱您一下行吗？”

“啊！当然！先生。”爱德华很热情地和他拥抱，然后接着说，“您，不是土匪吗？”

“哦！不，我但愿不是。可爱的先生。”秘书拍了拍爱德华的头，笑着说。

“再一次请您原谅这孩子的鲁莽，先生，”德·蒙特凡尔夫人忙解释到，“这是因为在我们来的路上，我们所乘坐的公共马车被拦劫了。”

“什么，您的车被劫了？”那人十分惊奇。

“没错，先生。”

“是被土匪拦劫的吗？”

“不完全如此。”

“先生，”爱德华又插嘴了，“半路抢钱的人不是强盗



吗？”

“哦，我亲爱的先生。普遍看来，人们是这么叫的。”那人耐心地解释道。

“噢！你瞧，妈妈，我说的是对的。”爱德华很得意地冲夫人说道。

“喂，爱德华，不要说话了，我拜托了。”德·蒙特凡尔夫人脸上居然出现了央求的神色，看来她实在是对他无可奈何了。

布利埃纳望了德·蒙特凡尔夫人一眼，从她的脸上，他很明白地看出她是不愿意多谈这件事的。于是他也不再继续追问下去了，然后他转移开了话题。

“夫人，”他说，“我有幸向您再说一遍，第一执政要我把您送到卢森堡宫，将军夫人正在等您！”

“哦，很抱歉，先生。请让我和爱德华换换衣服。”德·蒙特凡尔夫人很歉疚地说。

“可以，夫人，多长时间呢？”

“半个小时行吗？”德·蒙特凡尔夫人带着商量的口吻说。

“哦，当然可以，夫人！”

“请您放心，先生，一会儿就好了。”

“那这样吧，夫人，”秘书鞠了一躬说，“我先离开一会儿，半小时以后，我来接您。”

“多谢您，先生。”

“我会准时回来的，尊敬的夫人。”

“我不会再麻烦您的，先生。”

然后，布利埃纳鞠了一躬，走了。

当布利埃纳回来的时候，德·蒙特凡尔夫人已把爱德华



和自己打扮好并且等了五分钟了。

“夫人，”布利埃纳笑着说道，“别让我在波拿巴将军面前称赞您的准时。”

“夸奖了又怎么样吗？”德·蒙特凡尔夫人同样笑着对他说。

“那么，您就要留在他身边，并且让您做督促波拿巴夫人守时的榜样了。”

“啊！”德·蒙特凡尔夫人笑着说，“有的事情对克里奥尔人而言，也只能凑和些了。”

“可是，尊敬的夫人，您应该也是克里奥尔人吧。”

“波拿巴夫人，”德·蒙特凡尔夫人的脸上依然是笑容可掬，“她每天都能和她丈夫在一起，而对我来说，我可是头一次看到将军呀。”

“妈妈！我们走吧！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快点走吧！”爱德华抓住夫人的手，不耐烦地催促道。

秘书马上让路，请德·蒙特凡尔夫人先走出去。

一刻钟以后，他们一行人到达了卢森堡宫。

小卢林堡宫底层右面是波拿巴所住的套房，而约瑟芬的房间以及她的客厅则在二楼。在那里，有一条过道从第一执政的书房通向他夫人的房间。

约瑟芬很可能预先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因为她刚刚看见德·蒙特凡尔夫人，就热情地拥抱，好像是她们久违的老朋友。

这时，德·蒙特凡尔夫人正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脸上带着庄重的笑容。

“哦，您来啊！来啊，夫人！”约瑟芬很热情地说着，

— 源 —



“我可不是直到今天才认识您的。早在认识您那卓越不凡的罗朗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您了。您要了解，在波拿巴要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怎样才能让我完全安心吗？那就是，同时有您的儿子，罗朗跟他一起走。因为只要让我得知罗朗在他身边，我就坚信他会很安全的……那么，我们拥抱吗？”

德·蒙特凡尔夫人，在如此亲切的接待面前，真有点紧张了。

“我们还是同乡呢，对吗？”约瑟芬见状，继续说道，“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德·拉克莱芒西埃尔先生呢！他拥有那么美丽的一个花园，里面有那么多的甘甜的果子！我还记得曾经看到过一个和王后一般漂亮的女孩子。您结婚的时候年纪很小吧，夫人？”

“是的，那时候我十四岁。”

“因此你才会有罗朗这么大的儿子。对了，您别站着呀！”

约瑟芬自己先坐了下来，同时示意德·蒙特凡尔夫人坐在她旁边的位置上。

“哦，这儿还有个活泼的孩子呢，一定也是您的儿子吧！”她指着爱德华说。

接下来，她却叹了一口气。

“天主对您真的是太仁慈的了，夫人，”她说道，“既然对您所有的愿望，他都能够满足，那么您也可以请求他让我的愿望实现吧。”

然后，她非常羡慕地拉过爱德华，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我丈夫见着您也一定很高兴，夫人！他是非常非常地



爱您的儿子的！因此，如果不是警务部长在他那儿的话，我不会第一个见到您的。……而且，”她笑着说下去，“他正在生气呢！您来得可不是时候哟！”

“哦！”德·蒙特凡尔夫人高声说，她已经有点儿害怕了，“假如是这样的话，我可以再等等的。”

“不！不！夫人，您别害怕。相反，您的到来是能使他平静下来的。出什么事情，我也不大清楚。好像是说有人在大白天里劫持了公共马车，是在诺瓦尔森林里，而且是在大路上。要是以后再这样下去的话，富歇可要小心为妙了。”

德·蒙特凡尔夫人刚要说话，就在这时候门开了，一个士兵出现了。

“将军正在恭候德·蒙特凡尔夫人。”他说。

“快去吧，夫人，”约瑟芬转向夫人，“波拿巴几乎和路易十四一样对事着急，但路易十四却无事可干的。他总认为自己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他不愿意等人的。”

德·蒙特凡尔夫人赶紧站起来，拉上儿子就想走。

约瑟芬阻止了她：“不，夫人，请把这个可爱的孩子留在这儿；我们将请您在这里吃晚饭，然后波拿巴在六点钟就会看到他了。况且，他会叫人来叫他的，要是他想看看孩子的话。现在，就让我做他的第二个妈妈。嗯，孩子，我们玩什么呢？”

“夫人，将军一定有一些很好看的武器吧？”孩子很好奇地问。

“当然，而且非常漂亮。好吧，我现在就让你去看看第一执政的武器吧。”

接着，约瑟芬领着孩子先走了，而德·蒙特凡尔夫人则



由士兵带着从另一扇门走了。

伯爵夫人在半路上碰到了一个人，淡黄头发、脸色发白、而且神情沮丧。这个人正不安地瞧着她。

为了让他过去，她急忙闪到了一边。

看到了她的行动，门官小声对她说：“夫人，他是警务部长。”

德·蒙特凡尔夫人看着这个人远去，带着几分好奇，因为富歇在这时已经很有名了。

这时，波拿巴书房的门打开了，从门口可以看到第一执政的头部。

波拿巴已经看到了德·蒙特凡尔夫人。

“德·蒙特凡尔夫人，”他说，“请您进来吧！”

德·蒙特凡尔夫人赶快走进了波拿巴的书房。

“请坐，”波拿巴关上门，说，“请原谅让您等我，我本不想这样做的，只是我刚才和富歇谈了点儿事。您该知道我早想让罗朗当将军的，我对他十分欣赏。对了，您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刚才，第一执政将军。”

“您从何处来呢？我不记得了，尽管罗朗对我说过。”

“从布尔，将军。”

“从哪条路来的呢？”

“我们是走香巴涅大路的。”

“那条路？那么您是何时到达夏蒂荣的呢……？”

“昨天上午九点钟，将军。”

“那么，关于一辆公共马车遭到拦劫的事，您肯定知道吧。”



“这……”

“是的，在夏蒂荣和塞纳河畔巴尔之间，也就是早上十点钟，有一辆公共马车被拦劫。”

“将军，那是我们坐的那辆车。”

“什么？那一辆车就是您所乘的那辆？”

“的确如此。”

“马车被拦劫的时候您在哪儿呢？”

“马车里。”

“啊，那么我可以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了！请原谅，我很想知道具体情况，在有波拿巴将军做第一执政的一个文明国家里，有人在大白天，大路上劫持一辆公共马车就必须受罚，或者……”

“可是将军，除了可以告诉您那些拦劫公共马车的人是骑着马、戴着面具的这些情况外，我不知道还能对您说什么。”

“他们几个人？”

“有四个人。”

“车上有多少男人？”

“也是四个，包括押车的在内。”

“有人抵抗吗？”

“没有人。”

“但警察局的报告说有两声枪响。”

“是的，将军，是打了两枪，可这两枪却……”

“如何？”

“我儿子开了两枪。”

“噢！不，因为您的儿子在旺代。”

— 愿 —



“不错，罗朗是在旺代，但爱德华跟我在一起呀。”

“爱德华！他是谁？”

“罗朗的弟弟，将军。”

“可罗朗跟我说到过他，他不还是个孩子吗？”

“是的，他才十一岁多。”

“开两枪的人是他吗？”

“没错，将军。”

“那为什么您没带他来呢？”

“带来了，将军。”

“那他在那儿？”

“他在您夫人那儿，将军。”

波拿巴拉了拉铃，一个门官走了进来。

“请夫人带着孩子过来。”

随后，波拿巴就在书房里来回踱起步来。

“天哪！”他的嘴里咕噜着，“四个男人，四个男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居然是个十二岁孩子的勇敢给他们做出了榜样！对了，夫人，难道强盗没人受伤吗？”

“是的，将军。因为枪里没装子弹。”

“什么？手枪里没有子弹？”

“是的，那是押车的手枪，里面没有子弹。因为押车的人采取了预防措施，在他的手枪里面没有装子弹，而是只装了火药。”

“好吧，我总会知道他是谁的。”

此时，门被打开了，波拿巴夫人拉着孩子走进来了。

“到这儿来，孩子。”波拿巴冲孩子招了招手。

爱德华行了一个军礼，毫不迟疑地走了过去。



“告诉我，向强盗勇敢地开了两枪的是你？”

“妈妈，你瞧，他们确实就是强盗嘛！”孩子很得意地冲德·蒙特凡尔夫人说道。

“当然是强盗，我倒是很有兴趣听听，谁说他们不是强盗呢？那么，在那些大人们都害怕了的时候，就是你向那些强盗开了两枪？”

“是的，将军，的确是我。但我觉得很糟糕，因为那个胆小的押车人的枪里只有火药，连一颗子弹都没有；不然的话，我就早已经把他们的头头报销了。”爱德华自豪却又带着一丝惋惜地讲述着。

“难道你当时没有感到害怕吗？”

“我？当然不怕。”孩子自信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感到害怕过。”

“那我真应该叫您考尔内利夫人。”波拿巴笑了起来，转身向挽着约瑟芬胳膊的德·蒙特凡尔夫人说道。

然后，他对爱德华说：

“好吧，我可爱的勇敢的孩子，我会好好照顾你的。说吧，你长大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然，首先是士兵。”

“首先，那么然后呢？”波拿巴觉得很奇怪。

“是的，将军。然后我还要成为像哥哥那样的上校，再者是像我父亲一样的将军。”

“要是不成功的话可别怪我。”将军笑着说。

“那也不能怪我。”孩子大声说。

“爱德华！”德·蒙特凡尔夫人害怕了，她大声地叫了一声。



“哦，夫人！您不会责备这么有志气的孩子吧？”波拿巴笑了起来。接着，波拿巴举起孩子来吻了吻他。

“这样，你们今天跟我们一起用晚餐，”他向德·蒙特凡尔夫人说道，“今天晚上，到客店里去接你们的那个人，也就是布利埃纳，将安排你们到胜利街去。你们将一直在那儿住着，等到罗朗回来，然后再让他替你们物色一个他喜欢的住所。关于爱德华进陆军子弟学校，还有您女儿的婚事，都将包在我的身上。”

“哦，将军！”

“你放心吧。这些事情我已经跟罗朗谈好了。”

然后，他又回头对约瑟芬说道：

“这样吧，你带德·蒙特凡尔夫人去，陪他聊聊。德·蒙特凡尔夫人，要是您的这位女朋友要去女帽商店去的话，您可千万别让她去，因为她的帽子实在够多的了。要知道，上个月她就就买了三十八顶各式各样的帽子了。”

说完这些话，他便在爱德华的脸上轻轻地拍了拍，并示意请两位夫人随便。

## 第二十二章 勒盖尔诺磨坊主的儿子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摩冈四人在塞纳河畔和夏蒂荣之间劫持来自日内瓦的公共马车时，罗朗已经到了南特市。

假如我们想了解他这次任务的结果如何的话，虽然不需要步步紧跟贝尔尼埃神父用来掩盖他野心的摸索过程，却要在昂篷和勒盖次诺之间的米齐拉克镇，这个位于维莱纳河注入的一个小海湾口上游二三法里的地方，抓住他。



那儿是朱安党的发源地，就在莫尔比昂省中心。而让·莫瓦内和皮埃尔·科特罗等朱安党四兄弟就出生在普瓦里埃的小园地上。他们之中有一个郁闷的、悲观厌世的樵夫出身的祖先。这位祖先和其他农民格格不入，就如同猫头鹰对其他鸟类趋而避之一样，而朱安这个名词的出现也源于此。

这个名词现在已成为整个党派的名字，就如同在卢瓦尔左岸大家把旺代的人叫作强盗一样，在卢瓦尔右岸，布列塔尼人则被称为朱安党人。

我们不必在此赘述这个英勇家庭的消亡和毁灭，也不必追随两个姐妹和一个兄弟到断头台上去，追随让勒内以及他们信仰的牺牲者到遍地死者的战场上去。当佩里纳、勒内和皮埃尔被送上断头台后，当让死以后，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的现在，姐妹所受的酷刑和兄弟们用鲜血换来的战绩在许多人看来，已经变成遥远的传说了。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这些已经逝去的朱安党首领们的信仰的追随者，他们继承人的故事。

这些人的确是忠于他们的前辈的：有的在博瓦—哈尔蒂、拉罗埃里和贝尔纳尔·德·维尔和弗罗泰身边战斗，他们的表现是如此的英勇无敌，他们的信念是如此的坚定，他们总是狂热的信仰宗教，要不就忠贞不渝地保护皇帝。尽管他们的外貌总是那么可怕、野蛮；他们的武器总是一杆长枪，要不就是一根被当地人叫做杠棒的棍子；他们的服装也总是褐色的羊毛便帽或者只能勉强盖住他们披在肩头的乱蓬蓬的平直长发的宽边帽；而且他们还是些卢瓦尔河和塞纳河右岸之间的古高卢部落的土著，就像恺撒时代的长发披肩者一样，但这些都无法熄灭他们追求信仰的热情。拉丁诗人提到

— 圖 —



他们时这样说：

“他们穿得那样宽大，就像布列塔尼穷汉们穿的那种大脚裤……”

为了防寒，他们都穿着长毛山羊皮的大衣。有些人在胸前挂一块圣碑或者念珠作为联络暗号，另一些人则挂着一颗耶稣的心，这是一个全体成员每天都必须做同样祈祷的团体的鲜明的标志。

当我们穿过下卢瓦尔和莫尔比昂之间的中界线时，这些人就在米齐拉克镇周围，就分布在拉罗歇—贝尔纳尔到瓦恩，从凯斯唐贝尔格到皮利埃一带。但是如果想要找到他们那也绝非易事。

在走进了这看不见的哨兵网，涉水渡过一条在阿扎尔和唐冈之间靠近皮利埃的地方入海的无名河的两条支流后，我们来到了米齐拉克镇。

这个村子阴暗而且平静，只有一间房子，或者说是只有一丝光亮从一间和其他屋子一模一样的小茅屋的护窗板的板缝里射出来。

光亮就是从村子里靠右边的第四座屋子射出来的。

现在让我们隔着窗子去看看屋里面吧。

里面有一个人，他穿着莫尔比昂富裕农民的服装，在他的衣服上和上装的扣眼上以及帽子的两端，镶有一条一指宽的金边。

他下身穿的是一条皮裤子和一双翻口皮鞋。

椅子上放着他的军刀。

他的手头有两支手枪。

还有两支马枪的枪管在壁炉里面反射着浓烈的火光。



他坐在一张桌子旁，正专心致志地阅读着几张纸。一盏灯照着那几张纸，还有他的脸。

那个男人大约三十岁：漂亮的黄头发，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一个拥有布列塔尼脑袋特色的头。要不是由于正在思考一场游击战争的问题而使他阴沉下来，可以感觉出的神情原来应该是兴奋的、明朗的。假如我们相信德国名医加尔的颅相学理论，他的这种头颅是非常适用发展倔脾气的。

据此，这个人便拥有了两个名字。

他的乳名，也就是伙伴们叫他的名字，是“大圆头”。

至于他从他尊敬的、仁慈的的父母亲那儿知道的名字，也就是他真正的名字，则是卡迪达尔，也就是卡杜达尔，这个因为习惯而不再叫的名字早已经成了历史。

卡杜达尔是布莱什大堂区凯尔莱河诺小堂区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又有的说这个农民又是开磨坊的。在旺代开始保皇暴动的号召时，他刚在离布莱什仅几法里的瓦恩中学结束良好而扎实的教育不久。卡杜达尔得知这些召唤，便拉了几个常在一起打猎的伙伴，并带着他们渡过卢瓦尔河，找到斯托弗莱，并表明了要为他效劳的意愿。但斯托弗莱必须要看到他先有功绩才肯接受他们，这却难不倒乔治，而且这种机会在旺代军中是不用等多久的。第二天便有战斗，于是乔治开始干了。他英勇搏敌，所向披靡，连过去做过猎场管理员的德·摩勒弗里埃先生在看到他冲向蓝军英勇的气势后，都禁不住高声对他身边的篷尚说：

“这个大圆头要是在战争中没有被炮弹干掉的话，那么我可以这样说，这个人是有前途的。”

结果，卡杜达尔从此就有了这个浑名。

— 源 —

